

What
French Women Know
About Love, Sex,
and Other Matters of the Heart and Mind



好一个法国女人

她们的所性所爱及所思所想

[美] 戴布拉·奥利瓦◎著
史国强 由元◎译

*... women know
About Love, Sex,
and Other Matters of the Heart and Mind*

好一个法国女人
她们的所性所爱及所思所想

[美] 戴布拉·奥利瓦◎著
史国强 由元◎译

图字：01-2009-667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好一个法国女人/ (美) 奥利瓦著; 史国强, 由元编
译.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09.12

ISBN 978-7-80244-604-5

I. ①好… II. ①奥… ②史… ③由… III. ①女性修
养—通俗读物 IV. ①B825-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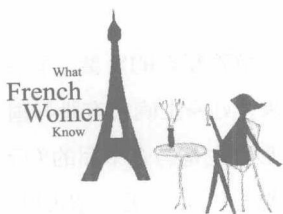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237172号

Copyright © Debra Ollivier 2009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rident Media Group, LLC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著 者 (美) 戴布拉·奥利瓦
译 者 史国强 由 元
责任编辑 张 晶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64245264 (传真)
电子邮箱 xiandai@cnpitc.com.cn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开 本 787mm × 1092mm 1/32
印 张 8.25
版 次 2010年3月第1版 2010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44-604-5
定 价 27.00元

好一个法国女人



序言

我在美国遇到的第一个法国女人，是我那谜一般的邻居，她搬来我生活的洛杉矶社区，当时我还是少女。这个女人显然……不正常。艳阳高照，她居然戴头巾。她在当地百货店里行走，穿的是高跟鞋。她浏览身边的商品，仿佛是在一枚西红柿上进行心脏手术。她的两个孩子皮肤白皙，很有教养，脚上穿着拖鞋但又穿了袜子（这在洛杉矶相当于犯罪）。还有，她们说话都是漫无边际的。当时南加州的女人发型



以蓬乱为美，但是这个法国女人绾着复杂的发髻，乍一看就算不吓人也肯定有戏剧效果。她身上确实有股异国味道，就是她开的那辆小车外形，也是与众不同的（后来才知道那是辆雪铁龙 DS 篷式汽车。）一天在超市里，她正在分析一个罗马甜瓜的分子结构，我按捺不住自己的好奇心走了过去，问她是从哪里来的。她回过头来，稍稍顿了顿，略显惊讶：“我们来自法兰西。”

啊，所有的不解都能解释了。当时品味很低的“星期六之夜”幽默短剧还没有把圆锥型脑袋推入我们的文化生活，但是在洛杉矶狂歌劲舞一脸高兴的时代，她确实属于另类——那种丰富的、让人稍稍不敢接近的、法兰西炸薯条式的与众不同。

法兰西夫人，当时我就是这么称呼她的，她后来成了我左邻右舍的朋友。我母亲用一盘亲手做的巧克力烤饼欢迎她来我们街上。法兰西夫人回馈了一瓶白兰地。还有丈夫的问题——他在哪呢？她是寡妇吗？离婚了吗？谁也不知道，这使她更神秘了。我后来和她的两个孩子一同玩耍，她们既任性又友好。我还记得刚学了几句法语，我告诉她们我要回家吃饭了，她们马上改正我的法语。其中一个连连摇头说：“不对，亲爱的，动物才吃呢。”



人是用餐。”回应之快，纯粹是法兰西速度，我的双膝为之颤抖。

我当时以少女并不确定的方式知道法兰西是一个宽松的、文化的避难所。约瑟芬·贝克在那里成了明星，身上穿戴的不过是珍珠和香蕉裙子。亨利·米勒在其巴黎的“黑带实验室”里写出的下流小说在美国禁止出版。人们为了寻找精神自由、开放的性生活、高品位的文化及美味佳肴（寻找的顺序未必如此）总是涌向法兰西。在所有这些诱惑构成的天空里，没有一颗星宿比法兰西女人更明亮。

当然，几百年来法兰西女人名声在外，说她们相当迷人，又稍稍妖冶。她是风骚女人，下流女人，勾引男人的女人，性欲十足的女人，为钱财投入男人怀抱的女人，极其下作的女人和冰雪女皇。她是成熟的女人，进退得体的女人，追求时尚的女人，反传统的女人和叛逆者。自从法国人把自由女神像送给我们之后，她们以其独特的方式将辣味传入我们的文化，之后作为与众不同之极品和若有若无的成见，流传至今。坏蛋总是法国人。情妇总是法国人。烂女人和负心汉一般是法国人（说到这里，还有厨师、盗贼、他的妻子及恋人）。把腿伸到这里的、一脸严肃的女人必定是法国人。而且魔鬼说话总是有法



国口音。

所以说按我们的理解，法国女人多多少少有点“坏”。她的激情对我们就是刺激。我们爱她恨她，因为她好像与我们完全不同，又因为她的生存方式与我们就爱与性作出的文化评断和道德倾向大相径庭。还因为，我们能肯定她有秘密。她好像是在宽松的环境里长大的，而我们经历的是封闭和压抑。她当然更明白给予快乐和接受快乐，这就是说，她大概比我们拥有更多不必愧疚的性体验，吃的面点也比我们多了不少。

就像许多美国人，我第一次来法国也是背包旅行的学生。几年后我又回到法国在索邦就读大学，搬进总体上是重新翻修的小宿舍，地点是高档、压抑的16区，室友名叫莎兰琪。

莎兰琪来自阿尔萨斯。她皮肤白皙，头发是草黄色的，这使我隐约想起了花园里的小精灵。虽然说她有天使般的特点，但她对自己极为严格，这与她的北欧先祖正好遥相呼应——至少在她省钱这一点上，我有这种感觉。她吃奶酪不脱外皮，奶酪干了之后弄碎放入汤里。法式面包也是如此的吃法。她不张扬，很少笔笔划划的，反复穿的衣服大概有三件，每次都是稍作调整。总之，



虽然说莎兰琪不是惊人的法国女孩，但是她确实拥有无法否认的魅力，她的好奇心是另一回事。我记得当时想，莎兰琪要是典型的法国女孩，我就不得不对自己的文化判断稍作调整了。我当时意识到我们盎格鲁-撒克逊*人说到法国女人时所说的俗语“无法形容”与表面细节发生的联系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大。

我在索邦时读了不少新小说，戴的头巾也不少，每天通过与当地人的接触，也培养了自己对法国人鲜明的爱与恨。回味无穷的一年宣告结束，我回到加利福尼亚之后以为我的法国岁月就此结束了。

并非如此。

几年之后我在洛杉矶遇见一个搞电影的男人。我马上就知道他是法国人，因为他用叉子吃汉堡。我们相互追求。我又再次来到法兰西，而且在这里结婚，生了两个孩子，继续研究动植物群。此时，我住在城北岸东北

* 我们当然知道诺曼人几百年前征服了盎格鲁-撒克逊人，如今谁也不像贝尔武夫那么说话了。我使用“盎格鲁-撒克逊”或“盎格鲁”等称谓，目的是从遗传的角度可以照顾所有美国和英国味的文化——照顾那些在相近的土壤上出生或长大的人。在语言上追求纯粹的人若是对此有所不满，我在这里道歉了。



边的第19区，这是巴黎东北的工人区，原来破旧的环境正迅速改变，我称这里为“人民的巴黎”，因为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把这里挤得密密匝匝的。（一个巴黎的朋友有一次用鼻子对我说：“我来你这要用护照才行。”当时他的不可救药的做派对我印象极深。）话又说回来了，这当然能提醒我们，如果法国是埃菲尔铁塔的话，这里还是不同民族相聚的巴别塔，这一点对所有的东西都适用，首都巴黎出现的一批批超级新秀也不例外。

我当初搬入19区，不少旅行手册地图上就找不到这个地方，好像这些手册的编者用做饼干的模子在巴黎上边一扣，四周都切掉了，弃之不顾。北面只有为数不多的地方才提了一笔——拉雪兹神甫公墓；蒙马特尔——不然的话，对那些言必称法兰西的人来说，唯一“真实的”巴黎就是巴黎中心，也就是左岸。

我如此说是要申明一点：我们对法国女人形成的成见，其中大多数都来自巴黎的左岸，因为那里有太多的文化人和旅行者留下他们的印迹。正是通过左岸这面镀金的镜子，通过簇拥在塞纳河两岸的街区，我们找到了那些反反复复使用的法国词语。你认识她：她是巴黎女人，有点高傲的法国人，有一双修长的大腿，但没有身体脂肪，她顺着圣热尔曼大街信步踱下去，仪态万般，



她所包含的“性感”一词，是别人无法与之相比的。（我在书中使用“性感”这个词，完全明白这个词在地球上早被用烂了，显得陈旧，平庸，后性交和后现代——“性感”因其自身意义演绎出的重量而被挤压得空空如也。）

然而，左岸巴黎的女人并不能代表所有法兰西女人，一如巴黎不能代表法兰西，你不必走遍国内 95 家百货商店才能明白这一点。离开巴黎中心那条铺满足迹的街道，这里讲述的不过是老城辉煌过去，但无法说明其绚丽多彩的现在，你能发现很多法国女人与我们的印象并不吻合。所以写书的人遇到了挑战：在所有接近我们印象的法国女人里，我们清清楚楚地知道还有一个法国女人正走向另一个方向；在所有那些巴黎女人里，她们好像刚从《她》杂志里迈出来，身穿餐巾大小的超短裙，咔嗒咔嗒地沿着格林尼尔大街走过来，挎包里还插了一本刚刚出版的赫尔比克小说。但此刻还有另一个法国女人生活在圣伯奈庄园，从讲究的“舞会”购物目录上购回印花上衣，周末先是在教堂唱诗班唱歌，然后出去玩滚铁球游戏。

我想起了桑 - 卢克古达德 1966 年的经典影片《男性，女性》里的女性画外音。我们眼前出现的是普通法国女人工作时的黑白画面，法国新浪潮派时代的哲学黄金期



从此来临，画外音说：

“今天在巴黎，青年女性都梦想什么？但这里的青年女性所指何人？是因为劳累过度没有时间做爱的传送线上的检查员吗？是香榭丽舍大街上从18岁就开始在左岸大宾馆里卖春的修指甲师吗？是伯格森和萨特之外不知他人，因为她们的中产阶级父母把她们关在家里的学校女生吗？所以说这里没有同一的法国女性。”

是没有。这里没有同一的法国女性，一如这里没有同一的美国女性，或日本女性，或意大利女性。

然而。

然而她就在这里。有一天我偶然听到一个美国男人告诉他的同事，老板有了新的女朋友，“她是法国人。”就这一句话，因为他就说了一句，他的同事抬起一只眉毛，绽放出狡猾的笑容回了一句：“喔—啦—啦。”

同样是谈论某人刚找的女朋友，要是换上两个美国女性，她们的对白大概是：

“她是法国人。”



“是嘛。”

这是因为不管法国女人外表如何，她们中还有好多人好像身上能散发出性感的气息，她们好像仍然是如此重要的……威胁。在这难以界定的法国人身上——中产阶级与波西米亚；城里人与城外——某些法国印象还确实流行，因为法国文化本身的流行就像一张无限复杂的网，里面有年深日久的做派和社会倾向，这些都塑造了法国公民。所以每天大致在同一时刻，你能听到数百万的座椅同时发出磨擦声，这时的法国人停下手中的活，在大致同一时刻坐下来要用餐了。他们还为共同的事业集体罢工，在同一个夏天度长假，在地铁阅读普鲁斯特，烹饪饭菜，对美学拥有强烈的感觉，凡是可能就寻找快乐，排斥大多数将我们盎格鲁人紧紧束缚的清规戒律，从根本上说，选择生活而非生存。简言之，如同数百年前，法国文化依然能造出面点，如果我们在比喻时能像美食家一样大胆的话，我们就应该说法国文化依然能造出法国女人。所以说女演员夏洛特·兰普林所言大有道理：“法国女人被法国人民造得漂亮。她们对自己的身体、对举手投足、对说话的方式有强烈的意识；她们对自己的性特点非常自信。这都是法国文化使然。”

确实是法国文化使她们“如此”，这与“我们”是不



好一个法国女人

相同的，这一差别源于我们对法国女人的如醉如痴，但这又难免诱惑我们对两个文化进行对比——如此对比未必公道，因为有可能抬高法国女人，又因为不在场的缘故，贬低了美国女人。我要承认，我的兴趣在于这些女人身上最使人尊敬的品质，但这里我不想炫耀或抬高；如笛卡尔所述，之所以对不同文化进行对比，原因是希望我们能从新的角度回视我们自己。

从此又推出了一个难题：我们的文化相对年轻，又有清教根源及对爱和性极端的态度；另一面的欧洲文化有 2000 年之久，性和政治阴谋层层叠叠，人们对追求快乐始终乐此不疲，这两个文化如何能作比较呢？我们手里有的是苹果和桔子的问题，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无法调拌出有趣的水果沙拉。

极端的法国特性要回溯几百年，但各位读的不是历史书。我这里有过分从简之嫌，所以要向那几百年说一声“尊重”。顺着时间之河我们向回能走入贵族式的爱情。从安德烈那里我们借来一段引文，对于这个法国先生我们所知无几，但是他的散文依旧为我们所诵读。他于 1184 年为贵族式爱情写下定义：“那是将两个恋人的心牢牢结在一起的纯粹的爱，每个感觉都是愉悦的。这



感觉中既有灵魂的深思，又有情感的依恋。外限所及亲吻、拥抱和适度接触脱去服装的恋人，省去最后的安抚，因为对于希望纯粹恋爱的人来说，那是不允许的……这是所谓混合的爱，其效果来自肉体的每一次快乐，其极点止于最后的维纳斯。”

这并不是说“最后的维纳斯”不能打动我们的行吟朋友，凡是顺迹而来的人，谁也不能摆脱最后的维纳斯。

后来是16世纪，又出现了拉伯雷，他以不检点为乐事，居然对自己的描述津津乐道。此人喜欢暗示，如果“大自然不喜欢真空，那就请大自然填满每一个洞穴”。这个问题是拉伯雷喜欢的众多话题之一，在他塑造的高大康和庞大固埃身上，他提出几种办法来“浇灭性欲之火”，使“炽烈的欲望”渐渐退去：饮酒、服药、劳累、专心研究及“过度纵欲”，有助于压抑“强烈的欲望”及“为繁殖后代喷射液体而造成的神经囊”的膨胀。

拉伯雷之后其他自由人又不厌其烦地为法国社会添油加醋（读者马上就能想起下流的性癖侯爵——德·萨德），但拉伯雷在我的印象中依然是最高大的，这都是因为他的幽默感。如果说他还教给法国男女一件事——而且几百年后依然为人们所熟记——那就是：性是好玩的。不仅如此，性还是伤心的，陌生的，狂想的，甜但有毒



的。不过总体来说好玩的。如果你对性没有幽默感的话，你首先就无法从性里面得到足够的乐趣，这也在情理之中。将拉伯雷式的态度放入你的佐料瓶，然后是贵族式恋爱的浪漫精神，再加上些许庄严和轻浮，你将得到一份依然使法国女人所着迷、将其与美国姐妹分开的混合调料。

对待爱与性的态度，我们盎格鲁人与法兰西人大相径庭，所以我们中才有好多人逃向巴黎。1883年爱默生所做的总结对于我们今天大多数人来说依然不失为真理，他在日记中写道：“年轻人很喜欢巴黎，毫无疑问，这其中的部分原因在于那里有无可挑剔的自由——不仅没人打扰，还没人注意——在那里你可以循着自己的目光行走。”无可挑剔的自由为何使人如痴如醉？华盛顿·欧文的话更接近本质，他在文字中说法兰西女人“擅长在脑袋上和尾巴上点火，其所作所为颇能使人称赞”。男人的脑袋通常连着尾巴，如此说来，这其中的安排怎能不精彩。

从那时到现在，这在时间上可能是漫长的历史跳跃，但是，说到我们美国人脑袋里对法国人的感（错）觉，那不过是社会意识演变的一次短短的跃进。如果说我们依然推崇法国人在心灵诸问题方面所拥有的聪明（就是



说我们还没痛斥这些问题)，那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很多烦恼在法兰西是根本不存在的。我们知道，在法国，我们允许将清教思想的行囊放在门外；减轻身上的重载。我们知道法国人一般明白如何做爱而非如何打仗，但我们在不停的两性之战中总是在边境上发生磨擦。

爱和性在法兰西确是和谐的，多谢了。为了少许核心数据，这里要向詹妮问一声“早安”，她是“某一时代”最迷人的法国女性之一，刚好她还是国家研究中心一个项目的负责人和新书《性在法国》的作者。如果读者没有时间阅读厚厚 421 页的研究报告，我在这里替你简述：“‘真正（法国）人民’的性爱生活是有朝气的，有悲剧精神的，有兴趣的，这三者同时存在。”这位作家如是说。或者，如法国新杂志《快递》就此书所做的书评所言：“在法兰西有一门爱的艺术，其形式既是严肃的又是轻松的，既是温存的又是逼迫的。快乐论的静态形式。”

当性抛开了所有但爱还时隐时现的时候，快乐论的静态形式——听起来不免使人飘飘然。不过，在这一宣言中，如果说法国女人还知道一件事的话，那就是爱和性很少是与事先安排的方法、入门技巧或幽会须知相吻合的。正如她们经常告诉你的，要从爱和性里找到幸福的小道，一般要穿过未知的领域，身上不带指南针，要